



超级阵营——最牛的高校
时尚人类——最酷的话题
新锐文字——最辣的笔锋
精心打造——当代大学生寝室生活“黑幕”

李冬莉 主编

寝室卧谈

QIN SHI WO TA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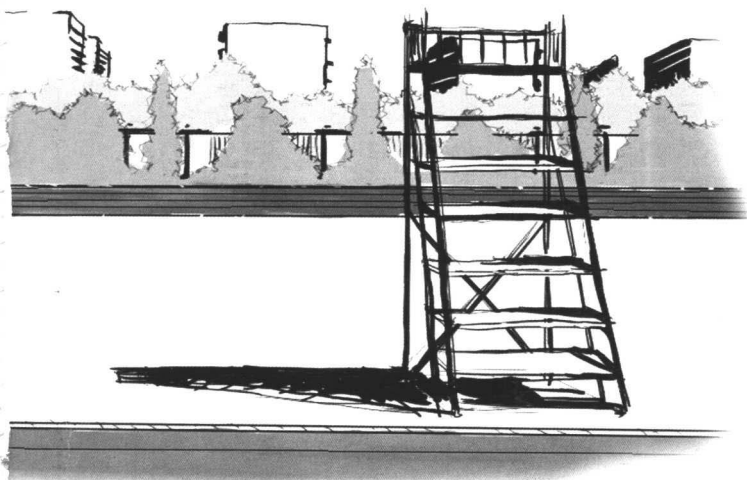


海天出版社

寝室卧谈

主编
副主编
插图

李冬莉
喻江兰
高猛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寝室卧谈/李冬莉主编. - 深圳: 海天出版社, 2001.5
(太阳雨丛书)

ISBN 7-80654-473-9

I. 寝... II. 李...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20027 号

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)

[http://www. htph. com](http://www.htph.com)

责任编辑: 王 蕾 封面设计: 刘 晖

责任技编: 陈 炯 责任校对: 刘翠文

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 电话: (0755) 2720730

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

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mm×1168mm 1/32 印张: 9.25

字数: 200 千 印数: 1-10000 册

定价: 15.00 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目录



老摇滚的天下

- 3 老摇滚的天下\北京外语学院·有有
- 8 堕落时代\西安交通大学·油子
- 14 一无所知\北京工商大学·大侃
- 19 垮掉的一代\武汉大学·大虾
- 25 堕落天使\华东理工大学·吴思雅
- 32 永远的披头士\北京化工大学·梁子

跑题十万八千里

- 41 男女有别\对外经济贸易大学·由勇
- 46 宿舍夜曲\华北电力大学·笨笨
- 51 大学生活变奏曲\中国政法大学·杨阳
- 57 快乐打工族\北京航空航天大学·郑悦

- 64 同居者言\北京大学·烂苹果
- 70 炒股啊，炒股啊!\安徽大学·黄海涛
- 75 南北战争\北方工业大学·凡卡
- 80 广州倾城之恋\中山大学·胡娟娟
- 87 《大话西游》的胜利\复旦大学·黄沙漫天
- 94 跑题十万八千里\清华大学·高深羽
- 99 抓住天堂的尾巴\复旦大学·程浩然
- 104 快乐的社会进步\同济大学·胡可儿
- 111 睡在未来\北京大学·陈扬

话题依旧

- 119 大话留京\北京印刷学院·野风
- 125 安全感\北京印刷学院·ECHO
- 130 戏剧人生\北京广播学院·王蒙
- 140 神侃中国城市\北京理工大学·黄乔
- 147 民以食为天\西安交通大学·乔晓鹏
- 154 吃在中国\北京外语学院·董菁菁
- 162 话题依旧\湖南大学·芋头
- 166 遥想当年\华东理工大学·蓝烟火



海阔天空任我聊

- 177 卧着\北京印刷学院·喻江兰
- 183 海阔天空任我聊\辽宁大学·李茂林
- 192 咬文嚼字\华东师范大学·宋潇潇
- 198 80年代的畅想\清华大学·王彭
- 204 想当作家吗?退学吧\北京工商大学·宋冰
- 210 没有“良心”的谈话\山东大学·大旗
- 215 来吧来吧,我们一起去考研\复旦大学·刘影
- 222 孤独\西安交通大学·刘一心
- 226 期盼 2008 年\北京大学·臧皮

爱比处女更重要

- 233 爱比处女更重要\湖南大学·高阳
- 238 未知的结果\北京师范大学·黄宾杰
- 245 浪漫情人节\浙江大学·韩文
- 252 女人,想怎样嫁出去?\北京师范大学·东方
快车
- 258 不为恋爱而恋爱\中国人民大学·小艾
- 263 东京爱情故事\同济大学·高思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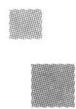
269 女人不读书\中央财经大学·胡美华

275 展望“钱”途\北京广播学院·晃晃悠悠

280 父母的渴望\人民大学·温小雨

284 我爱我爸妈\北方交通大学·何奇





老摇滚的

天下





墮落并不可怕
可怕的是把
烂当作个性。

老摇滚的天下

北京外语学院 有有

“我”曾经问个不休，你何时跟我走，而你却总是笑我，一无所有。呕呕呕呕一无所有……”王东抱着吉他坐在阳台上吼。

“你丫几点了，还让不让睡啊？”

“你丫懂不懂音乐，不懂就别唱！崔健还没老掉牙！”不知道从哪个房间传出一阵骂声。

“我吵死你们！”王东噤里啪啦一气乱弹。

“行了行了，你回来安分点吧！12点多了，睡吧！”国庆把王东叫回来。

“这些恶俗之人。他们听得懂摇滚吗？”王东把吉他往床上一扔。

“哥们儿，你当心着点，那可是我的。”我提醒他也是迟了。

“你就不能接受点新事物，总是崔健黑豹的，腻不腻？”国庆说王东。

“我是听崔健长大的，我觉得北京也就出了一崔健，算是摇滚一大旗帜露脸了。”

“话又说回来，老崔能这么多年坚持下来，好坏先不说，就这股劲也该给他鼓鼓掌。”

“中国人的骨子里其实一点都不摇滚，摇滚是什么，是自由，是对背叛自我的否定，你再看看不管是玩摇滚还是喜欢摇滚的，有几个能做到这一点？不过是青春期骚动症转移到音乐上了。”张宁说。张宁是我们的音乐博士，音乐知识懂得特别多，但不识谱，也不喜欢唱，所以叫“博士”。

“你说的是现在的新一代玩摇滚的，不能把老崔他们也算在内，那么多年过去了，一提中国摇滚还是他们这些老家伙！”

“所以这才悲哀。一代新人换旧人，这才体现社会的进步，总是那些人，那我们这一代都干吗呢？”

“你不是喜欢听零点吗？你也就配听零点。”王东最看不起零点，这些都属于他攻击的恶俗文化之列。

“大俗必雅，大雅必俗，这是规律。”国庆喜欢零点乐队，他说零点怎么了，这也是流行音乐的一种，谁规定摇滚就一定要光着膀子怒气冲天？

“所以新出来的这些根本不摇滚。以前摇滚出来

老摇滚的天下

是为了反传统，反社会，现在的小孩有什么好反的，吃得饱穿得暖，也就反学校，反老师，反父母，就那么点事。”博士说。

“时代不一样了，产生的东西也必然有不同。”国庆说。

“我同意国庆的话。一种文化的产生一定是跟这个民族的个性和其背景联系在一起，中国和西方不同，过去又和今天不同，我们不能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不同的时代。崔健的出色不能否认，但也不能说今天的摇滚就不好。像无聊军队，新裤子，也还有那么点意思。”我接触摇滚比较晚，所以可能崔健那一帮人对我的意义没有对王东那么大。毕竟成长过程里的东西，特别是对自己产生过深远影响的是不容易忘记的。

“崔健总说摇滚是一个严肃的东西，其实我觉得未必，不用因为喜欢或者玩就得给这个东西加上一个天大的帽子，这样和恶俗没什么区别。”博士的理论是音乐就是音乐，摇滚是表现反叛的，不仅仅是形式，更多的是内容，而且主要的是个人情绪的宣泄，一定要把它拔高到一定程度，“这一样可笑！”

“音乐只能反映，并不能左右什么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新旧都不是问题，只要大家认真在干这件事就成。没人盼望中国的摇滚能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中国大多数人还是中庸的，像我们有勇气唱，却

没有勇气像歌里唱的那样去做。”我说这些话，主要是觉得自己是这样的人。

“所以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令人敬佩的。”

“当初摩登三杰出来，也不是大陆推出的，是台湾的公司推的。中国朋克乐队的介绍也是最先由美国《新闻周刊》介绍的，在摇滚方面，大陆缺少这种土壤。”

“北京三里屯酒吧是另一大恶俗，摇滚不是欣赏与被欣赏的关系，它是互动的，是唱和听的交流，看那些乐队在上面唱，下面没人关心他们唱什么，又都是些翻唱的，这些也能在北京红红火火。”

“那都是给外国人听的，有几个爱摇滚的去那儿呀？”

“还是以前的观众比较纯净，就是为了音乐而音乐，也有激情，到我们这儿都委琐了。”国庆说。

“那是你，不是我。”王东驳斥他。

“我想主要是大家向摇滚要的东西太多了，新东西的出现总觉得和自己心目中想的有距离，老摇滚出现的时代给人的振奋是比现在大，这是必然的，那时候人们没什么娱乐，也没什么可宣泄的方式，不像如今还可以上网灌水。”博士的话总是有根有据。

“所以老摇滚给我们刺激比较大，好像列侬和猫王永远存在一样的，我们想的不仅仅是他们的音乐，更多的还是他们勇当第一的精神。”国庆这样说，我

们大家都有同感。

“主要的还是我们有期盼，对自己心里一点可怜的自我的期盼吧！”王东说得没有力气。

“行了行了，摇滚摇滚，滚什么呀，活不了，死不成的，老了就是老了，再怎么不承认也是老了，当只剩下回忆和怀旧的时候，就已经老了，你们年轻的，跟老头似的，有病没病？要不明天我到医务室给你们开点药？”二楞半天没开口，冒出这一大堆话。

“你看你们刚才那话酸的！够了，我可是腻了，我喜新但也不厌旧，想自由必须有勇气，多说无益。真想怎么着，明早6点起床跟我排队拿票去，有场摇滚演出，有没有起得来的？”

“算了！”我第一个投降。

“6点，那么早？”博士也开始后退。

“崔健知道有你们这样的崇拜者还不得气疯？”

“真是一帮‘老摇滚’，连激情都没有了。”

不久，寝室只剩下此起彼伏的呼噜声。



堕落时代

西安交通大学 油子

“他妈的，都是什么玩意儿！”已经熄灯了，我们8个人听完所谓的摇滚回来，满肚子的气没发出去，反而加了更多的气。

“我就看见一帮傻B在台上乱蹦乱跳。所有的歌都不是原创的。二十好几的人了，竟然还唱‘花儿’的歌，真够丢人的。”

“校园摇滚，也就这水平了。”

“最可气的是最后鼓手把打鼓棒扔了以后，当场就被他们系书记给叫下去了。”阿淘说的这些我们不知道，只有他和乐队熟悉一些，“说什么‘你愤怒什么，你把棍子往后扔是什么意思？让你们表演，不是让你们泄愤’。这都他妈的什么玩意！”

“摇滚已经堕落到如此地步。”

老摇滚的天下

“我有个哥们在北京的树村，他们真是在玩摇滚，很穷，但全是自己作词作曲，不仅喜欢，而且坚持了那么多年，这才是真摇滚，不像这些家伙，也就这两年还有劲，到时候，都一样，该坐办公室的坐办公室，该拍马屁的拍马屁，该出国的出国。”

“我也听说一些树村的事，好像有一支最近有些红的乐队，有一次演出，观众在下面起哄，说他们喊的声音太小，他们的主唱就说，‘对不起，但是我们已经两天没吃饭了。’真他妈的牛。今天晚上这些小孩不过瞎起哄。看着大家在下面又喊又叫，不过是另一种腐烂。”

“这些还算是积极的腐烂，烂了以后没准儿还能酿酒的。”

“如今谁还有理想啊，都你追我赶地堕落。”

“堕落有一种糜烂的快感。但是，正常的人终有一天会醒来，到时候就很难健康地去做一些快乐的事。很多人都会说不后悔，因为成长要付出代价，但是谁都不知道这个代价究竟有多大。也许这份代价会在心上留下一道难以磨灭的伤痕，即使过着正常的生活，也会常常跑出来，把心甚至是关心着自己的人的心炸个粉碎。”

“人们似乎在一夜之间觉醒并意识到自己作为个人存在的价值，疯了一样地写自传或回忆录。从主持、明星，到已经不那么有名的某某名人，如今普通

